

人间物语

片羽

## 紧握着巴金的手

| 高仲泰 文 |

我和从小就无限崇拜、无限敬仰的作家巴金握过手，而且握得紧紧的，久久没有松开——不过，不是和巴金本人握手，而是他的手模。

在水波粼粼的西湖边，屹立着不少中式、西式的建筑。这些精巧的房子，有些和西湖近在咫尺，近得可以听到西湖的呼吸；有些就建在离西湖不远的山坡上，推开窗户，在远处眺望，云水澄明，婉约柔静的西湖景致尽收眼中。

北山街94号与95号是两个相连的院子，掩映在浓郁的树木中，有种苍劲的历史风华。仔细打量，会看到里面有老式洋房、亭子，还有树木、石径，森然孤寂。路边一块褐色的巨石镌刻着“江南文学会馆”几个字，落款是巴金。

这一带的老建筑太多了，很少有人会去逐幢仔细地欣赏。但是，他们不知道，这两个院子是值得看一看的。附近就是西泠桥边的岳王庙，多年前，我第一次独身游西湖，滂沱大雨，我在西泠桥畔一家杂货店买了把纸伞，是许仙送给白娘子的，打开来有股刺鼻的桐油香味。

这两个院子，我有幸进去过两次。八九年前了，当时我完成了历史小说《阖闾王朝》，时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和《江南》杂志主编的袁敏老师，两次参加这本小说的研讨会。一次在无锡太湖边的一家宾馆里，另一次是中国作协的会议室。小说写了血与火的吴越争斗，还有宽恕和仇恨。袁敏老师提议，可以在杭州举行一次吴国和越国关系的讨论会。于是，我来到杭州江南文学会馆和袁老师商议此事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这次讨论会没有成功。另一次，是我完成了非虚构小说《红色资本家荣毅仁》。袁敏老师希望在出版之前，在《江南》杂志上先刊发，我和出版社都同意了。于是，我再次来杭城。还是在江南文学会馆的别墅里面谈书稿的事。稍删去一些章节，《江南》杂志以整本的篇幅刊登了这部书。这些年，这本书重版了几次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它是在《江南》上首发的。以这样的篇幅刊登一部长篇，这在全国大型杂志中是罕见的。因而我对袁敏老师一直感激在心。

94号这个院子叫“穗庐”，又名“鲍庄”，是广东商人鲍柏麟的别业，始建于1922年，已近百年了。院内清旷幽静，主体建筑是一幢青砖别墅，墙面沧桑斑驳，青苔、绿草、藤蔓。底楼有客厅，摆着会议桌和椅子，二楼有阳台，有几个空着的房间。楼西还有一幢方形平房，好像有走廊与主楼相连，两幢建筑面积大约四百多平方米。百年老宅，有着历史的恢宏，可以想象当年的盛况。鲍庄占地2.1亩，是一座集住宅、园林于一体的面朝西湖的山地园林。在这里，举行过多次文学活动，众多作家在这里聚会过，没有人不为这么一个地方惊喜，也没有人离开时不依依难舍的。

墙上写着“尽忠报国”四个大字的岳坟就在它的底下，这个文人聚

集的地方，仿佛是受到了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将军岳飞——这个孤忠大义的伟大灵魂的守护。

把西湖边上这么好、这么古老而精美的建筑给了一个刊物、给了作家协会，让作家、文学评论家有一个切磋文学的场所，这是杭州市特意安排的。对文学如此慷慨，如此器重是不可多得的。当时袁敏就在这里办公。这个文学会馆是94号的穗庐，是否还包括隔壁95号的那个院子，我至今都没有搞清楚。95号院的地势要低于94号。这个院落，原为士绅江曼锋于1934年所建的私宅。有次我见到两扇铁门虚掩着，便推门贸然进去了，西式的别墅，中式的亭子，长满杂草和苔藓的石径。站在95号的石径上，可以望见穗庐山坡上的石砌亭子，那个有着巴金手模的亭子。

那个亭子，被浓密的绿树围绕，亭子中央，一座水泥方碑上，陈列着先生的手模，微微弯曲的手掌，看上去大而温软。石碑一侧，刻着巴金的手迹：我的心灵中燃烧着希望之火。

这尊手模，是当年由北京现代文学馆制作，巴金女儿李小林特别赠送给杭州的。安放在西湖边的江南文学会馆，取名巴金亭。先生的手模安放于此，让这个老院子在历史的缝隙中明亮起来。

那天，知道亭内有巴金的手模，我顿时肃然起敬。快步拾级而上，走到亭内，站在方碑前，把我的右手合在先生的手模上，并低下了头，向先生致意。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，紧紧地贴着先生的手模，先生的手模是冰凉的，但我却感到有一种特别的温暖涌上心头。那股在他心灵燃烧的希望之火，依然在燃烧，这股灼烫的温情正在抵达到我的内心，冲破了初春的寒气。

从少年时代，开始读小说，我就读了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和《寒夜》等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，带着他们的苦难和痛苦、爱和理想，深深地感染了我。等我长大成人，我在当媒体人的同时，走上了文学之路，这不能不说有巴金的无声引导。我和他有两次交集。一次是，我15岁时曾不知天高地厚地给先生写了封信，问他《家》小说里的觉慧是不是他本人。他回信说，这个问题无数人问过他，我的回答，是又不是，肯定有我的经历，有我的影子。正式见到巴金，是在上海作协的讨论一个年轻作家创作的会议上，他已苍老了，但眼神清澈、淡定，专注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。他没有半点架子，随和

谦逊，完全是一个慈祥的普通老人。

他的讲话也并非宏论滔滔，都是大白话。我和他谈起年少时候曾给他写过信，他用浓厚的四川话回答，对不住，我忘了。我这辈子给无数读者写过信。巴金不善言辞，从读他的小说，到他的回信和这次对话，我感受到了他的博大，他的坦诚，他的纯粹，他的厚道。

先生是一个讲真话的人，他不做作、不矫饰、不虚伪，见到了人会露出孩子般天真无邪的笑容，嘴角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俏皮。他说过，他写作不是为了做作家，他的写是有话要说，他有太多的话要说，不是口头的长篇大论，而是通过他的手。我握过的那只手模的手。

后来的巴金一直在反思，痛苦地反省，他开始把自己的反省写出来，全部是真话，这就是伟大的著作《随想录》。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，他一直处在心灵的挣扎和折磨中，他要用一把锐利的回忆的刀，去剖析自己的灵魂，剖析那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。

巴金一生探索、追寻着“民主、自由”的五四精神。他晚年已没有体力和精力写出像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这样的小说，但他要学列夫·托尔斯泰——这个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，追求“心口一致”“言行一致”。

巴金像火一样燃烧的希望，从来没有熄灭过。像托尔斯泰那样。在《随想录》里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平和从容的叙事中，有着锐利的思想锋芒。他说过，我说得明明白白，安徒生童话里的小孩分明看见皇帝陛下什么衣服也没有穿，他就老老实实地讲了出来。我说的“讲真话”就是这么简单，这里并没有高深的学问。

巴金写《随想录》后期，患上了帕金森症，颤抖的手拿不住笔，写字已经非常费力，但他坚持写着。他喜欢西湖，特别喜欢杭州蓬勃旺盛的春天，他喜欢西湖的秀美和清纯，还有难忘的记忆，这座城市留着他年轻时的强健和青春的足迹。他晚年每年都会来杭州住上半年。《随想录》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杭城完成的，《随想录》和杭州和西湖有着绵长的渊源。

终于，江南文学会馆有了巴金的手模，先生的手模放在这里是最合适不过了，因为这里有西湖，有岳飞，还有文学。终于，我能够和先生握上了手。我和巴金在杭州再次邂逅了。不过，只是默默地握手，再也见不到他孩子气的笑，嘴角隐隐的俏皮。

## 荷蛙仿生瓷

| 周国忠 文 |

案头一件仿生瓷，是前几年从古玩市场购回的。

仿生瓷长14厘米，宽9厘米，高6.5厘米。它是一张半卷的荷叶，内置青蛙和蝌蚪，形状有点像剖开的河蚌，却因叶子边缘一轮弧线而生动异常。除了叶缘、蛙足、蝌尾、荷梗小刺、经脉等处略施浅酱釉色以外，通身遍施绿釉，尽皆荷叶本色。底足露胎，胎骨坚致，看成色大抵为民国期偏窑口所制。

这件翻卷的荷蛙仿生瓷，碧绿肥腴，背面有一小截弓形荷梗，上面散布着不规则的尖刺，犹如夜空中的点点星辰。顺着荷根斜出五道茎脉，各脉又斜出一些细脉，恰似树的枝丫。叶沿左方露出一个六子莲蓬，相隔寸许的右侧边缘，冒出一个尖嫩的莲苞，似在接续左方同胞，蓄势待发。而正面，放射形的大小茎脉，撑起波浪形的荷叶，使荷叶开合适度，恰到好处，俨然一方半遮的莲池，充满迷人的动感。莲池中心稍右，一只硕大的青蛙，下身蹲伏，两条前足撑起上身，昂首鼓目，仿佛在等待蚊蝇、飞蛾等昆虫的出现。而青蛙膝下前方，五条形态各异、方向不一的小蝌蚪，正摆动着S型的尾巴，好像在向母亲撒娇，又似在尽情玩耍。

一张半卷的荷叶，以其自身的蓬勃，承载起一个青蛙家族，也构建了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，怎不令人注目和联想。想到设计者制作者的智慧和灵巧，以及诸多寓意，五条蝌蚪喻指五子登科，加其母亲是六六大顺，六子莲蓬亦然；莲子喻指连生贵子，多子多孙；莲上有荷，荷下有藕，喻指佳偶天成；莲藕之孔，喻指路路通……真是丰富而美好。

也想到，以前夏季，无论是田间、沟渠，还是河道、池塘，都是蛙声一片。蛙声起伏中，大量害虫被青蛙清除，使庄稼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保护，其功不可没。可曾经吞吃无数害虫的青蛙，吃着吃着，竟然吃到自己也没了踪影，远不及荷莲之命运。真不知：没有了青蛙放歌的夏天，还算不算夏天？而且，星空下销声匿迹的何止是青蛙。于是悟悟：那些对荷莲和青蛙的美好寓意，原来都是人们用来祝福自己的。或者，智慧的祖先，先知先觉，早曾料到会有今天的局面，才塑青蛙于各种材质之图腾，以存留记忆。还竟莫名想起——莫言的《蛙》。

又不禁设问：何时，才能让我们的贪婪长眠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柔软部分长醒，葆有茂盛的同情和怜悯？

这般臆想时，我还得感谢与这件仿生瓷有关的所有人事物，感谢荷莲和青蛙，以及其它生灵，它们以自己的痛苦和牺牲，不仅施惠了我的过往人生，也让我在歉疚和感恩中明白了——生命，是何其得不易。



### 展翅

摄影 苗青